

論文題目：

天帝教的道體

發表人：梅緒媒（本名：梅丹理）
首席使者英文秘書

論文摘要

《新境界》中的「心物一元二用論」，是把「道」的宇宙觀與傳統二元論加以區別的命題。而以心與物為「用」，無疑是一種富有創意的洞見。筆者在下面要從「體」的角度探討「一元二用論」的意義，並強調道體的觀念與邏輯的絕對本體觀念大異其趣。道體就是自然的宏大建構，能體現很多層次的心與物，並予以適當的位置，為之預設調和提昇的契機。其實，道體本來就是「道」。只是因為人類以精神與物質兩種僵硬的「本體」觀念（即二元論）一直困惑自己，所以天帝教的教義才要諄諄說明心與物是屬於作用層的。兩種「用」從「道」中出發，並在道中找到進一步的調和，可以說是《新境界》的大主題之一。道體包括宇宙進化的一切沿路站，也包括其源頭及歸宿，但是在輪迴中的人只能體悟到其中一部分的位階及轉折點。筆者在這裡願作一次初步的探討，按照自然進化的路程，從物質體的階段開始，描述道體在每一大階段如何展現心、物的結合，並為之準備調和的條件。

天帝教的道體

前言：

心物一元二用論的‘一元’即是道體

筆者為了瞭解《新境界》的哲學基礎，將教義中有關心與物的論述摘錄出來，發現「心物一元二用論」是一個內涵很豐富的命題。關於怎麼瞭解一元二用論，涵靜老人有一句直接了當的話：

宇宙間整個生動現象，實為無量無邊之和子與電子兩種基本質素統一調和之組成。電子由於同引律之關係而結成陰靜之物體，和子因受異引律之支配而出入於任何物體之內，形成心物和合一元二用的世界…心與物的關係，只如一個手掌之有手背與手心之分，只是一個整體不同的兩面而已。心物一元二用之說，其理甚明。¹

雖然如此說，筆者認為心與物的關係還是不容易抓住。涵靜老人所說的這支手相當奇特，因為手掌之一面好像正在放一部只有一個人可以觀賞的電影（意識），而另一面有一些大家可以公認的東西（物質體）。筆者同意，兩者本來是統一的，但是關於它們為甚麼會這樣統一的，有一個正等著我們用哲理與修證去講的故事。這個故事牽涉到很多問題：比方說到底甚麼是物？物與電子之間可以完全劃等號嗎？甚麼是心？為甚麼說心與物是相因相成的呢？² 為甚麼把心與物當作「用」？最大的問題是「一元」的定義：如果一元與二用的關係是體與用的關係，那麼一元到底是甚麼樣的體？

教義在談到心物關係的時候，有幾次用一個「道」字。在另一些提到心物關係的地方，用「一元二用論」來說明心與物的統一性。因此我認為「心物一元二用論」，是把「道」的宇宙觀與傳統二元論加以區別的命題。而拿心與物當作「用」來看，無疑是一個富有創意的見解。在教義的整體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心與物在自然的各層次如何互相抗爭、如何結合在一起，同時我們也看到「道」如何在每一層為心與物提供進一步調和的契機。筆者在下面要從「體」的角度探討「一元」的意義，並從教義的基本道理出發，對上面的問題作一次嘗試性的回答。

¹ 《新境界》『新境界舊序』。天帝教教訊雜誌社，台北，1995。

² 《新境界》第四章，『人生之性質』。

道體的探討

道體並非比心、物二用更基本的絕對本質。道體就是自然的宏大建構，能體現很多層次的心與物，並予以適當的位置，為之預設調和提昇的契機。道體的‘體’字與邏輯上的絕對本體（或本質）大異其趣。這個道體包括心與物之所以出現的一切法則。越深入道體則越能把宇宙變化的法則攝入本人的心性中。其實，道體本來就是「道」。只是因為人類以精神與物質兩種僵硬的「本體」觀念一直困惑自己，所以天帝教的教義才要諄諄說明心與物是屬於作用層的。³ 兩種「用」從「道」中出發，並在道中找到進一步的調和，可以說是《新境界》的大主題之一。然而《新境界》留了很大的空間，讓讀者以自身的體悟開展對「一元」的定義。因為教義有這樣對「用」的說明，筆者在這裡免不了「強名」一番，點明二用之所從出，所以給「道」加了一個「體」的字尾。但這個「體」不是一個空泛的邏輯觀念：這個體字好像一個手指頭，而它所指的月亮是不斷體現各種作用的活生生的道。對道的認識要靠人活出來的。

道體包括宇宙進化的一切沿路站，也包括其源頭及歸宿，但是我們在輪迴中的人只能體悟到道所展現的一部分位階及轉折點。輪迴中的人只能「瞎子摸象」一樣的漸漸瞭解到道體的宏大，同時瞭解到自己的渺小，不可不採取謙虛的態度。筆者在這裡願作一次初步的探討，按照自然進化的路程，從物質體的階段開始，描述道體在每一大階段如何展現心、物的結合，並為之準備調和的條件。

一. 在“物質”的層次

心、物二用的結合表現為物質體中的和子比較被動於電子，因受到陰電性的牽累，而無法體悟到自身以外的存在領域。但是這種和子能調解物質中的原子化合作用，產生複雜的結構及動態系統，因而創化生機，然後在生機的基礎上，再進而創生植物與動物。這種和子一直流轉在自然界的物質中，故自然界各環節的進化得以呈現一種相互一致的生態系統。我們可以說，自然界的和子把精神性直接帶入物質的內部。教義對此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說明：

³ 筆者認為二元論的形而上學對一些正在開拓的研究領域有可能形成阻礙。比方說，心理學家如果向 Descartes (笛卡) 學習，本著心、物乃兩種不同本體的觀念而提出假設，就比較難以探討腦電變化與意識經驗是不是屬於一個自然實況的兩個方面？關於二元論的問題，教義有這樣的蓋述：『過去許多科學家分門別類，以其有限之優越智慧時常玄思冥索，殫精竭慮，終未能探出宇宙相當究竟。其最大缺點，即是囿於心物之分的成見各走極端，未能探本窮源』。(《新境界》『序論』) 筆者認為心物二元論這種形而上學不合乎宇宙實存狀態，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條漫長的歧路。

宇宙間若僅有電子而無和子，即呈最單純的自然現象（僅有光、氣及水），即動植礦物均無法產生。⁴

也就是說：一切光、氣或水以上的物質體已經是心與物的初步結合。教義還說：

道者，日常所用所見所行無一非道，可謂有情無情皆含道意。此道以舊說論之，即為性靈；以本教論，即為和子。然和子單獨生存，及不能發揮其功能；萬物有道而無形，道即無從而行。故道之行，由於「德」，德即「電子」。⁵

若能把這兩段話放在一起瞭解，即可認識到一切物質體為甚麼都含有道意。

二. 在人的層次上

心、物的結合就是人秉受於天的性命。其具體結合的方式非常多樣。有一些方式是人與動物共有的，也有一些是人與仙佛共有的。筆者在這裡只要略談特別屬於人類的心、物調和方式：

（一）人的和子能接引無形界的能量以引發身體中的氣流，並調和精與氣之間的激盪，使後天的陰精、陰氣提升為陽精、陽氣。教義有這樣的描述：

「精」是陰陽電子中的至陰精粹。「氣」為和子中一種高等電質與靜電軀體交流後所發生的至陽熱流。是故精氣的運行在排去人身中的至陰之電渣（陰電），自然交流運轉，用氣引精，用血行氣，過關通節，貫通周身。⁶

‘精’是電子的精華，代表物的作用；而氣同時具備能量和訊息，是心與物之間的橋樑。精與氣的調和要從現有的性命基礎出發。通過精、氣一步一步的的運化，可以改變自己的氣質，進而煉電胎、聖胎，茁壯自己的元神，然後以煉神還虛的功夫體證永恆的宇宙生命。當人處於這種“形神俱妙”的境界，心與物的調和已經達到化境，沒有嚴格的分別。

（二）和子與身體的中樞神經系統互動，以調和大腦所產生的念頭，並加強和子所認定的心念，然後把心念轉換成念波，使人與無形界之間有感通的渠道，並提供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和管道。如果調和得好，人的意念將可以集中而向上。⁷若弄不好，意念會轉成散漫的物慾，使和子受到陰電性的浸染。

⁴ 《新境界》，第一章，『電子論』

⁵ 《新境界》第九章『新生論』。

⁶ 《新境界》第五章，『精神之鍛鍊』。

⁷ 有關和子的作用區與大腦互動之研究，見桑敏接著，『「靈魂意識交集引合網路」初探』，《天人研究學會研究資料》編號B-1，10-17頁。

(三) 人體中的主宰和子要面對一個重大的抉擇：和子是否能發大願，掌握主動權以帶動電子體，朝向高尚的人生目標而奮鬥？這種和子在生前已經打開了與仙佛的親和管道，死後一定會投向光明的去處。但是另一種和子在生前受電子體的浸染過重，處處讓物欲決定其方向，漸漸染上濃濁的陰電性。其死後的趨向不能令人樂觀。這兩種和子的結局，從心、物二用怎麼結合可見其大端。

(四) 在人生中所投入的事業及各種創造活動，都要拿心力作用⁸去投入某一種載體，或用之去塑造物質、改造物質的結構。人的心力作用也可用來營造各種社群的組織結構以及符號組合。而這種投向環境的心力作用，無論寓之於物質體，或寓之於禮節制度，都可能成為別人要面對的生活條件，因而會影響別人的心力作用。在人類的共同生活中，這種事情也屬於心、物二用必須尋求調和的範圍。而在這個範圍中，兩個作用的關係真是千變萬化。其局面實在可說是『心心物物，物物心心，心物心物，物心物心，物物物物，心心心心。』但是在這種人類的文化迷宮中，只要以求道之心遇之，各種境界的心物關係漸漸可獲得該有的和諧。

(五) 其實，人是一個小宇宙，因此凡是大宇宙中所呈現的境界，在人生都能看到其縮影。人性中既能體現寬廣的天地境界，也能表現頑劣的物物相吸的衝動。人生是心與物以各種稀奇古怪的方式互相抗爭的戰場，也是心、物不斷發現調和契機（氣機）的道場。

三. 在仙佛的層次

心與物的結合主要表現為上聖高真對娑婆世界的眷戀。仙佛是物質世界的眾生修練而成的。祂們當初能領受天爵也是憑著一顆赤誠的悲憫之心。仙佛跟人類一樣有欲望。這點我們在《大同真經》可以找到佐證：

帝師曰「愆者即心，而人在生，焉有無愆？少者愆色，狀者愆貨，老者愆利，聖者愆治，神者愆明；爾我之者，愆更無窮。」

仙佛確實對如何超制自然律有濃厚的興趣。仙佛跟人類一樣要對付陰電與陽電的異引關係（就是心不得不與物搭配的老問題）。在人類是和子被電子體牢牢繫住的問題；在仙佛是純陽的靈體不得不回來關懷這個五濁惡世的問題。仙佛從天界回過頭來看我們這個世界，一定想要解救人間的疾苦，但祂主要是用無形的方法來應化我們。可惜的是，人類是被物慾糾纏的性靈，平時動念很粗糙，不能虛懷地配合無形的應化。仙佛是比較

⁸ 筆者的初稿在這裡只用了一個「心」字；後來改成「心力作用」，是根據桑敏接同奮的建議。筆者認為這個名詞很有用。

超脫於物質的性靈，但就其不能忘懷於人類的事實來看，祂還是要間接地與物質界糾纏一番。仙佛希望人類的身心能達到和諧的狀態，所以要趁我們的心靜下來的時候，會設法幫助我們調靈調體。

四. 在天帝的層次

心與物的結合表現為天帝與整個宇宙的關係。天帝以調和自然律來創生萬有，並沒有站在宇宙以外來創造宇宙。天帝本身是心、物二用達成一元的圓融境界，是整個道體的進化歷程所朝向但永遠達不到的終點站。同時，祂也是一切進化的源頭；作為源頭也是心、物的圓融境界。而這個源頭不屬於遙遠過去的某一剎那：祂一直是宇宙生命所汲取的那口能量的井。天帝是萬性萬靈（即心）的主宰，但不能因此說祂與物質世界對立。天帝並沒有把整個宇宙當作一個“物”來操作。祂寧可以調和的方式來誘發萬物的自創自化，同時祂自己也參與到宇宙進化的歷程（或派其使者）。這樣，本來可能成為“物”的萬有也有“心”的作用，而心的作用越來越光大。試看我們唸皇誥的時候，祈禱的聲音從哪裡流露而出？我們的體驗告訴我們，這是天心的流露。我們內心的荒野雖然充滿慾念的雜草，而仍然能產生這種聲音，這不是天的感化嗎？這種感化使內心世界從物性走向心性。在這裡，若有靈機在，物的作用可以轉化為心的作用。

五. 在進化的歷程中

心、物的結合要經過一而再的調和、提昇。老子說「反者，道之動。」可以說整個道體的運作是從一元出發，然後展現二用，終歸是要回到一元。教義有這樣的一段：

1. 先有自然，後有物質，最後方有神，故名第三神論。
2. 大自然為大自然本身所創造，而上帝為調和自然律之最高執行者。
3. 物質為自然所凝成。
4. 神為物質進化之變相。
5. 神權非創造，亦非支配、而為媒介。⁹

這段文字充滿深遠的啟發性。為了探討教義的哲學基礎，筆者願作一次嘗試性的解說：當初萬物的源頭就是先天的自然道體，其中不存在分開的心或物的作用，一切都處在多次元的旋和舞的狀態中。後來在宇宙的旋和舞之中出現了局部的渦流，因為不合乎優美的旋轉規律，故凝結為物，墜入三度空之中。其實這個‘物’已經是電子與和子的結合體，心與物的抗爭在其內部已經展開了，但從較高的作用上看它就是物。物的凝結

⁹ 《新境界》第五章，『第三神論』。

與墜落也是（獨立的）心的開端。所以教義的這句話可以改為「先有自然，後有心、物兩用的抗爭，最後方有神。」和子在物質中一直努力實現心性的特質，像酵母在麵包中一樣。和子不安於死氣沈沈的固定物質形態，故接受引導物質體蛻變的挑戰，在進化的物質生態中一直流轉不已，因而使自己的靈性不斷提高。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了解“最後方有神”的兩種含義。第一是說和子通過在冥頑不靈的物質體中不斷掙扎而提高自身的靈格。第二是說和子越來越高的熱準會引起先天大老的共鳴，把祂們從渾然的道體中暫時引出來，以接近這塊未曾蒙受神媒光臨的原始星球。先天大老會派神媒來調和和子的運作，幫助和子創生更高等的物質體，因而進化到高等生物的階段。這個時候神媒會加持於一部分比較進取的和子，使它們提升為高等生物中的主宰和子。先天大老也會分出自身的一部分靈性，留一批具有先天來歷的和子在這個星球上，來主宰高等生物的生命，與原地的和子共處，而發揮在人間實行教化的使命。從此這個星球的和子開始面向天界尋求更寬廣的領域，與天上神媒有越來越多的來往。

上面的概述是從心、物的結合關係說明從生機到生物、從生物到人、然後從人到仙佛的進化過程。而這個過程也可以從心（和子）本身的體驗來說明：有生機的「物」可以成長，因此其中的和子必須跟周遭發生關係，但是這種關係是被動的。當生物出現了，就把生存關係發展成主動的。從生機到生物，是和子拓展其存在領域的過程。而簡單生物所處的生存關係，僅限於就利避害的範圍。這個階段的和子以「身」為生命的主要表現。當生命體由於和子的帶動，發展出一個較為複雜的中樞神經系統，因而產生內在的體驗，從此以「心志」為生命的表現。這個時候，生存的領域就包括人倫及種種社會關係。而這個領域中的關係，一定牽涉到個體利害或者因緣。當和子的生命從心的層次提升而表現為「靈」，這時候能體證到宇宙的境界，而靈以豁通為本質，跟宇宙中的一切都有關係。物、身、心、靈：和子經過這四個階段，體驗到越來越多的對比，與越來越多的事物發生關係，處於越來越廣的存在領域。

至於從電子本身來看這個歷程，因為缺乏特定的立場，除了分析出一些重複性的物理化學反應，加以統計以外，則沒有別得頭緒可言。在人的階段所表現的陰電性，其實是和子受了電子體的影響以後，而轉化成行動及念波。

廣義的心與廣義的物

若能把握廣義的心與廣義的物，將有利於瞭解二用論的許多深刻的延伸義。當然教義說過：電子即是物、和子即是心。但是教義也說過礦、植物都含有和子。除了水和氣等自然現象，物質本來是電子與和子的結合體，但從作用來看它們就是物。

因為二用論所談的就是作用層的事情，所以對心、物應該可以加以活潑的定義。重要的是要看結合體裡頭，唱主調的是電子還是和子？一個自由神在靈體內包含陰電子，並且能運用自身的電子來駕馭於無形界的軌道。自由神雖然也是結合體，但我們還是會把祂歸類為心。¹⁰凡是表現和子的主要特性的結合體（清輕，陽電性，異引律，主體意識或智能），在作用層應該可以歸類為心，而凡是表現電子的主要特性（陰電性，盲動性，先表現同引律然後到一定能量而轉為異引律）則可以歸類為物或物性現象。筆者甚至認為二用論的定義範圍可以闊大到(1)寓於物的心力作用以及(2)發自內心的物性慾念。如果用廣義來看二用論，相信這個命題在很多思想領域都有值得應用的地方。¹¹

一. 從生機到生命

為了探討從生機到生命的進階，筆者願意拿一個普普通通的自然現象作為例子---就是黏土。黏土的主要構成是矽酸鹽的晶體顆粒。其顆粒的排列，如果能形成細膩的結構，則比較容易留得住新的顆粒。一般的黏土礦，原來是河床中形成的，由水流帶來新的顆粒。至於排列結構不完整的沈澱物，則馬上被沖走。黏土在水流中能留住很多新的顆粒，並在其表面上延申這種有效的排列結構，因此而成長。後來河床乾了，黏土被埋在地理，

¹⁰ 見拙著『《新境界》中的自由神與陰陽觀』，《天帝教研究會會訊》第八期，第14-17頁。

¹¹ 筆者對心、物還願意提出一個更廣的定義以供參考。有時候心的作用並非由單一的和子發揮，而是一個靈團共同發揮的。假設在一個魔團裡面，一個和子把其他的和子當作工具或器官來用，那麼這個魔團中的大部分和子只能發揮物性的用。在比較抽象的層面，有時候一個主體（心）會攝收其他的主體，而使後者成為隸屬性的工具。在這個時候，被攝收的主體在新的聚合中只能發揮客體作用。也就是說，它已經被使用成物。這個情形不一定是專門指和子。比方說在生物的層面，細胞裡頭有一些本來是獨立生命體而後來被攝收過來的微型器官。還有，在系統科學，如果以人為單元，而把人擺在沒有反饋圈的隸屬部位，那麼這個人系統中可不可以說只有器官或工具的物性作用？因為有這些情形，筆者對心、物擬出了一個純粹邏輯的定義。這個定義是空泛的，沒有實際內容，但或許可以用來分析複雜的現象，以判定該現象的哪一部份屬於邏輯上的心的定義、哪一部份屬於物的意義。

(一) 廣義的心：心即是跨過（空間和時間的）隔閡，把零碎的素材漸漸彌合起來，攝收成整體，按自己所瞻望的目的，而經受各種存有體驗的主體性。心在它的的活動範圍以內盡量攝取素材，而成為新實體的精神內核。）

(二) 廣義的物：物即是提供給主體核心素材，可被心攝收成為新的實體而與之一起投入經驗歷程。這種素材雖然沒有自身的主體性（或其主體性有限），但與主體核心結合之後，亦可成為主體經驗的條件之一。

[按：筆者上面的論述採用了懷海德 A. Whitehead 在《歷程與實際》有關「攝收」與「聚合」的觀念。筆者沒有採取懷海德對主體性的論述，因為懷氏的哲學不作心物之分。]

漸漸被壓成沈澱石。黏土的生機表現為長久的積蓄。這種生機從和子論來看，是由和子來調解這些顆粒的排列結構，因而促生其生機。我們不要小看這種生機。如果人的和子墮落到這種結構裡面，當然會過得很枯燥，但是自然界裡的和子有很重要的角色。通過它們，生機可以延伸，可以進化，可以轉到新的載體或媒介。這是道體的奇妙處。

有一本英國的生命科學理論著作 *Seven Clues on the Origin of Life* (A. G. Cairns-Smith 著)¹² 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假設：這本書說生物的蛋白質分子由上千個氨基酸單位精細地排列而成。這種排列不可能完全憑偶然率在一般的液體中發生。因此原始生命的大分子如何形成，到現在還是一個迷。Seven Clues 的理論是這樣：作者認為黏土的表面有複雜的微型坑窪。這種坑窪結構由晶體顆粒的排列而成。這個坑窪結構很“黏”，很容易吸引許多氨基酸單元。在這些被吸來的氨基酸單元之間，因為有了接觸，就容易合成為氨基酸鏈。氨基酸之間的吸引力比較強，因此從黏土會脫離開，為下一個氨基酸鏈留空位。可以說這個黏土起了酵素的作用。

Cairns-Smith 說很多氨基酸鏈在黏土的溼潤表面上，會形成一種黏液，而在這種黏液裡頭，有機分子形成的機會就大大的增加了。作者對很多種黏土作了檢驗，確實找到了有機分子存在於黏土中的例子。他認為：

1. 黏土對早期生命的形成，起到了類似鷹架的作用。我們現在看到的複雜蛋白分子，可以比喻為建築學上的拱門。為了把拱門搭起來，要先搭起鷹架，但搭好了拱門之後，可以把架子撤走。
2. 作者也認為黏土顆粒的微型坑窪結構能夠利用有機分子的附着，來黏住更多的矽酸鹽顆粒。他認為有的黏土其實是礦物與有機分子的共同生機，而這個生機是原始生命的進化基礎。

從這個理論我們可以看出：生機有能力從一個載體（媒介）延伸或轉化到另一載體中（從黏土到蛋白分子）。我們可以想像：道體為了誘發各種生機的形成而具備無窮的途徑。而黏土或氨基酸的形成只是沿路的小站。

無論 Seven Clues 的理論是否屬實，它的內容足以發人深省。對生機與生命的關係，我們應該可以肯定三點：1. 生機是生命的進化基礎。在地球的生態系統中，有生機之物仍然與生命體處於微妙的平衡。2. 生物在它的內部組織裡，已經攝收了很多有生機的成分。3. 生命體本身包含很多梯次的生化與生機。生命體能把這些成分包含在自己的運作中。從和子論來看，和子在物質體形成中的分布應該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教義說一個胎

¹² A. G. Cairns-Smith, *Seven Clues on the Origin of Lif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1.

兒的電子體在出生前吸引一個主宰的和子，而該和子成為該胎兒的性靈¹³。要注意：這段是關於**主宰和子**被吸收到物質體中的事情。筆者認為早期的胎兒，甚至於未受精的卵，都已經是複雜的生命體，（已經具備新陳代謝作用）而非屬簡單的微塵，應該已經是和子、電子結合體。仍待我們了解的是未吸引主宰和子的生命雛形。其中的和子，是不是一直循環在自然界裡？它的來原是甚麼？與較高的和子有甚麼關係？其實，如果沒有這種流轉在自然界的和子，則物質界不會存在，而高等和子也不會有甚麼物質體可以鑽進去！高等的性靈，要靠低等性靈的運化才能活絡物質界，創造一個物質生態。這也是道體的奇妙處。

二. 心力作用寓於物質結構之事例

（一）我們可以拿去氧核糖核酸（DNA）來說：DNA 本身只是一個大分子，由很多小分子排列而成，沒有甚麼“心”的成分可以化驗出來。更何況 DNA 在細胞核裡頭的角色相當的被動。當細胞要分裂時，DNA 會把自己像大纜繩一樣的捲成整齊的染色體嗎？DNA 能把自己從捲好的狀態鬆開，來提供細胞急著要用的基因密碼嗎？不可能！這個工作只能由核質¹⁴裡的伸縮纖維¹⁵和無數環環相扣的酵素循環圈來完成。當基因被打開，還有轉譯的工作、運輸工作、識別工作、組裝工作，都要由細胞質來完成。當然除了這些解讀 DNA 的工作以外，細胞質還要維持平時的新陳代謝。

筆者認為整體的細胞質所具備的訊息系統至少跟 DNA 一樣複雜（當然是 DNA 的反面），要不然它根本不可能解讀或利用 DNA。那麼，在 DNA 與細胞質的互動中，哪一個代表心的作用？哪一個代表物的作用？其時，形成 DNA 的生命過程才是“心”的作用所在。DNA 的分子現在僅是以物質的方式在細胞裡運作。雖然細胞質與 DNA 的微妙互動仍需要和子的調和作用，但至於 DNA 這個大分子的物質結構，則不過是道體沿路的一站。

（二）一個物質的載體可能是用很大的心力塑造的。而這個物質體的結構中，已經結晶著心的力量。這很像日本人所說的“有心之物”：像一個老陶匠所做的鉢，撲拙而有涵蘊。即使匠人走了，他創造的物品還在。但當我們拿起這個鉢來用的時候，自有一番不一樣的感受。自然界裡頭有很多這種的東西：本來由“心”塑造的結構，現在沒有心在那裡，但這個東西對其他的心仍然能啟發動態的、心性上的活動。因此說，純物質的東西也可以寄之以“心”的作用。

¹³ 《新境界》第四章，『生命之來源』50 頁。

¹⁴ 筆者案：「核質」是細胞核裡的一種特別細胞質。

¹⁵ 筆者曾於 1992 聽過 Cornell 大學分子生物學家 Ira Coffey 的演講。演講內容包括細胞核中的伸縮纖維（類似分裂纖維）如何把 DNA 捲成染色體，以及細胞的核質運用 DNA 的複雜程序。

再拿普普通通的一袋米作例子：一個父親不能在家裡好好陪孩子，因為他必須天天在外面工作。但是他帶回來放在家裡的一袋米，每次到吃飯的時間都傳達著他疼孩子的溫暖。這袋米本來沒有甚麼特別，只要看你把它擺在道體中的甚麼位置。由心力作用把物擺在哪一個位置，就決定了這個物在別人心中的重量。道體也包括這種極為平常的人倫空間。所以《新境界》說一切「日常所見所用所行」皆含道意。

(三) 如果一個人吸收了一套知識，而不能用之來提升其生活，這個知識簡直會變成一種訊息板塊，在心中與各種慾念纏在一起，成為“蠱”卦的局面。這個訊息板塊本身不能說是物質的，但它會起一種物的作用。比方說一個研究機構用了很多年來研究製造原子武器的原理。這套知識運用起來對人類沒有好處，但既然有人已經花了那麼大的心思把它學會了，那麼這套知識已經具備一種被延續、要付之於實用的態勢。結果，人們很可能要造出更多毀滅性的武器。這是人心比物還像物的例子。

結 論

心物一元二用論也可以說是一個哲學命題，也可以說是一個玄學命題。作為一個哲學命題，它有兩個優點：

- 1) 它可以把心物與展現心物的整體實存加以界定。這樣，我們不會錯誤地把關於作用的觀念當作關於整體實存的觀念。這樣會灌輸一種虛懷的科學精神（因為科學儀器與個人意識所能察覺的只屬於用的層面）。這樣我們可以把研究的精力集中在作用的規律上。反正，一個事物的本體從來不會前來叩響科學家的儀器，自報家門。
- 2) 一元二用論還有第二個優點。因為心和物都屬於作用層，所以心不可被歸結為物，也不可被定義為物之的派生現象。物也不可被歸結為心。（要不然要這個二元論作甚麼？）誰都不能充當誰的本體。我們只能虛懷地去探討它們的關係，而它們由於亙古以來的糾纏，已經處於互相制約的狀態中，使我們很難把握到一個獨立的心或物。

作為玄學命題的心物一元二用論，也是灌輸一種虛懷探討的精神：

- 1) 以自家的心性去參究自然的變化法則，體悟二用的調和進階。
- 2) 追溯二用如何從一元湧現，如何回歸於一元。
- 3) 當心、物的辯證太繁雜，以至於影響了自己的道業，這個命題所提示的道體與二

用的關係，可以幫我們澄清很多不必要的觀念紛擾。

筆者總覺得很多東西似乎同時又處在道體以內，又處於道體以外。比方說一個石頭，既然已經墮落為物，但它還以自己有限的方式，可參與到別的生命創生。上山的樵夫很可能把這個石頭闢成片，鋪在山坡上以方便行人。這個石頭與其他的石頭，還有樹木和小溪，也會構成一個自然的景致，而這個景致為了過路人將貢獻一些可醞釀成美感的素材。任何個體，無論是物還是心，從個體的角度來看，都已凝成孤立的存在，墮落到道體以外，但從道體的角度來看，總可以派它一個用處，那怕作一個踏角石，來導出下一站的新生。

在誦皇誥的時候，我們的聲音既是一種哀求（自己還“在外”），同時又是天心的流露（已經在道體以內）。而即使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相處，有時會莫名其妙地感到孤獨。人心就是這樣奇怪的同時在裡頭同時在外頭！也許這是因為道有很多層次吧。你總不至於會脫離它，但你永遠走不到它最裡面的地方！

作為最後的結語，筆者願引一句教義的話，因為這句似乎可以直接鼓勵人深入本教的道體：

一切物質之動靜，皆有道意。此道意即生機也，亦即「和」是也。凡一切獨生之物，絕不能生長，皆須和容對象，始成為生物。是故大道包羅萬象，和容一切，是為道之本體。¹⁶

¹⁶ 《新境界》第九章，「新生論」。

